



紅豆生南國，此物最相思 (王鉅科攝)

移動風景

雁山紅豆之憶

□梁羽生

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？
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。

紅豆相思，每到春來，我則不禁相思紅豆了。

南國的紅豆，最出名的當是桂林雁山之麓，西林公園中那一株了。西林公園是一座真山真水的公園，山水都是原來所有，不像別的公園是以假山和人工湖來布置的。園中有一座相思山，山腳就是那株著名的相思樹。高約三丈，大可合圍，枝葉茂密。據說是每三年才開花結實一次。花如乳白，大似茉莉，遠遠望去，就如一樹堆銀。紅豆樹的花雅淡清幽，不帶一絲俗氣。但紅豆子則恰恰和花的顏色相反，是絳紅色光澤如寶玉的。花和實都是賞玩的佳品，在別種樹上，恐怕是很少見的。

西林公園，原名「雁山別墅」，第一位主人是清代曾做過貴州提督的唐子實，此人罷官之後，魚肉鄉里，但卻附庸風雅，別墅中許多建築的命名，是從《紅樓夢》所寫的大觀園中照搬過來的，如稻香村、瀟湘館等等。及至清末，他的後人家道已經衰落，岑春煊正以護駕有功，大紅大紫，（八國聯軍之亂，西太后與光緒皇帝逃往西安，岑春煊率兵「勤王」，自此得西太后重用。）回鄉建築別墅，強迫唐家後人賣了給他。岑春煊西林縣人，其後西林公園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。

桂花盛開 滿園芬芳

抗戰時期，西林公園是廣西大學校址。那時我在桂林讀中學，但因為有好幾位朋友在西大讀書，所以我常常去玩。有一年暑假，我還曾在雁山租過一間房子，消磨了兩個月的假期。山下是一片大草坪，戰時那裡開了幾間茶館，月明之夜，幾位少年儔侶，就在草坪上品茗清談，吃桂林特產的「無渣馬蹄」（即荸薺），看草上流螢，天邊明月，意氣風發，議論縱橫，少年情事，至今未能忘懷。

西林公園除了紅豆之外，桂花之多之美，也是值得讚賞的。每到秋天桂花盛開的時候，整座園林都似浸在桂花的芬香之中，沁人肺腑。除了桂花之外，園中還有在梅花園擁中的「梅調亭」，和湖邊遍栽桃李的「碧雲湖」等等名勝名花。尤其是碧雲湖，花時落英繽紛，一片片鋪滿湖邊小徑，湖中泛舟或湖濱散步，都是絕佳去處。

雁山離桂林不過六十華里，許多遊桂林的人都把它忽略了，這實在是可惜的事。但我前幾年的桂林之行，卻也因為來去匆匆，沒有到雁山再賞紅豆，這則是更遺憾了。

（摘自《筆花六照》，天地圖書）

中國藝術節

□施萍



郵手好閒

1987年，中國舉行了第一屆中國藝術節，並於同年9月5日發行了全套一枚的中國藝術節郵票。

票面為大紅底色上黑色繁體行書「藝」字，周圍以散金裝飾。右上角為中國藝術節會徽。

「藝」字選自《中國書法大字典》，為米芾所書。

米芾(1051-1107)，北宋書畫家，徽宗召為書畫學博士。能詩文，書畫，精鑒別。行、草書得力於王獻之。與蔡襄、蘇軾、黃庭堅合稱「宋四家」。

（摘自《新中國50年郵票鑒賞大全》，人民郵電出版社）

我和蔣經國一段交往

□徐鑄成

有一天，我去旁觀了蔣經國接見群眾的情況，他和顏悅色，看不出被接見者對他有什麼恐懼的神態。我也陪他在馬路上走過一段路，他一路笑嘻嘻地和人打招呼，似乎沒有人要躲避他。這種情景，在當時的「大後方」是少見的。我對於演講，實在沒有經驗，講開羅會議，自然要提到「蔣委員長」，那知我剛一出口，全體學員立即起立「啪」的一聲立正，把我嚇了一跳。

中國記憶

大約在一九四二年夏秋之交，有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大公報編輯部翻閱各地報紙，忽然來了一個電話：「你是徐總編輯麼？」

「我就是，你貴姓？」

「我是蔣經國，是剛從贛州來的，想來報館訪問你，車子怎麼走法？」

編輯部接蔣經國電話

我和這位蔣公子素不相識，怎麼忽來電話，而且要親自來看我？這使我很躊躇了。而且，當時桂林大公報的編輯部，設在七星岩的尾端名為星子岩的小山旁邊，十分荒涼，離城區三四里路，有一半不能



蔣經國與家人合影

通車，一條通往的小徑，其實是從荒墳堆中走出來的。

我只得回答說：「鄉下的路不好走，還是我來看你罷。」

他住在樂群社（那時桂林最新式的旅社，也是官方接待貴賓的地方），我按時到了那裡，他已在會客室中等候了。個子不高，身體似乎很結實，臉上一股青年的氣息。

寒暄了一番後，他拿出一卷稿子，說是為紀念他的曾任贛南某縣長的亡友寫的。

「請你看看，如果可以，希望在《大公報》刊載。」

接著，談了些贛南的情況，他很誠懇地邀請我去贛州參觀，說：「我年輕，工作做不好，希望朋友們去看看，多加指教。」

我說：「報館人手少，一時怕抽不出時間，將來一有空，一定去觀光。」

蔣專員等我一個鐘頭

第二年初夏，我為了接迎從上海出來的妻兒和一部分同事的眷屬，和一位姓鄧的朋友結伴，作短期的東南之行。因為是私事，我們相約，概不通知沿途的朋友，以免多所驚擾。

到韶關後，下一個站頭就是贛州。乘坐的郵政車，傍晚就到了。找好了一個比較大的旅舍，出去吃了晚飯，稍稍看了看市容，就回去休息。連日勞頓，上床就熟睡。第二天起身，已日上三竿了。我開門叫「茶房」倒洗臉水。他進門就說：「蔣專員來看你，已等了一個多鐘頭了。」我不安地說：「為什麼不早叫醒我？」「蔣專員說，你路上辛苦了，不讓驚吵你。」

見面後，他先責怪我，為什麼不早函告他，可以派車迎接。我抱歉地說：「實在是一點私事，匆匆路過，明天就準備繼續上路。」

他含笑地說：「那不行，我們這裡的規矩，客人來了，沒有一個星期，是決不放行的。」

街名由來

磅巷（Pound Lane）是一條狹窄的街道，很多人不知道它位於何處。它是位於荷李活道近水坑口街附近，是南北縱向的小巷，北接荷李活道，南接榮華台，中間穿過太平山街和普慶坊。

磅巷的「磅」字是由英文的Pound音譯而成，並不是權衡重量的衡器的磅，Pound是英國人用木柵圍起來防止牛羊等動物逃走的設備，有人譯為「獸圈」。

英軍於1841年1月26日從水坑口街登陸，在大笪地上紮營駐守時，在附近必須建成多個Pound用以飼養軍馬、牛、羊等獸類，牛和羊是屠宰作食物，軍馬則用作代步和運輸，當時這些「獸圈」全部集中在「佔領街」（即水坑口街）對正的空地上。

後來英軍的軍營遷往中區，這地方發展成街道時，由於該處曾經做過「磅」（獸圈），因此將這條小巷命名為「磅巷」。

「街道旅行」有意義及又有樂趣，例如沿荷李活道到水坑口街，進入磅巷而到大笪地（曾為荷李活道街市），可以看到最初英軍登陸香港時一個大略的輪廓，也可以看到當年英軍開路及構築飼養牛、馬、羊等動物的地方，是和軍營、登陸地點構成一個生活圈。

（摘自《香港街道命名考》，香港政府出版）

磅巷因「獸圈」得名

□梁濤

遊山玩水



蘇州園林

深圳國際園林花卉博覽園內，建有「蘇州園林」。

蘇州園林的代表建築物，亭台樓閣，以至杭州西湖雷峰塔、濟南趵突泉，園博園裡都有。

當中，以「濠濮間」為蘇州園林的代表作。

「濠濮間」的名稱，來自《世說新語》：「會心處不必在遠，翫然林水，便自有濠濮間想也」。

當年康熙帝南遊，對蘇州園林印象難忘，返京後，於承德避暑山莊大建江南園景，「濠濮間想」乃三十六景之一。

□懷舊堂主 圖、文

朱希祖藏書25萬冊

□凌也微

現代科學方法，研究中國歷史及中國史學，提出「時空觀念」、「因果觀念」等一系列新的觀點與方法，周密地論證了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，撰寫了《中國史學通論》一書，以及其他史學論著多篇。

上世紀三十年代初，朱希祖專力於南明史的研究，寫有《南明之國本與政權》、《明廣東東林黨傳》等論文多篇，成為中國研究南明史的著名學者。

1934年，朱希祖任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。教學之餘，與其子朱傑，研究南京古跡，經過實地調查，撰寫《六朝陵墓調查報告》等專著。1937年10月，朱希祖隨中央大學西遷重慶，仍孜孜不倦地從事著述，先後撰成《偽楚錄

輯補》，《偽齊錄校補》等書。意在警告偽滿、華北偽政權和汪偽組織，難逃歷史懲罰。1940年朱希祖任考試院考選委員。是時，身體已日益衰弱，但仍強支精神，著述不輟，並「以此為樂」。有《詠松》一詩，足見其志：

不與棟樑爭效用，寧同桃李鬥芳菲。

深山自有千秋意，肯學虬龍孟浪飛？

1944年7月5日，終因積勞成疾，病逝重慶歌樂山。

抗戰前夕巧運藏書

朱希祖是國內著名的藏書家，最多時聚書達二十五萬冊，其中野史、方志及《水經注》各種版本頗多。謝國楨在《晚明史籍考》中盛讚：「晚近海鹽朱希祖先生喜藏野史，間有一書，不惜兼金求之。繆氏（荃孫）所藏野史多入其手，故所得獨多。」

抗日戰爭前夕，朱希祖為藏書安全

計，曾擇皖南山區屯溪為臨時貯藏所。朱希祖是歷史學家，洞悉屯溪非要衝之地，歷史上從未遭過兵燹，且在群山萬壑之中，日軍不會侵入。

於是，他購了八十多個木箱，親自裝置穩妥，以大卡車十輛，親冒暑溽，由南京經宣城，運至屯溪，再以船運至凹下戴東原藏書樓，託學生戴伯湖權為保管。1946年我們復員回到南京後，我作為朱希祖的兒媳往屯溪凹下，取回藏書。慶幸完好無缺，朱希祖真乃知人善託者。

這些藏書後均由其子朱傑分別捐贈給國家圖書館。第一次是在五〇年代初，由柳亞子經手，捐贈五大箱南明史料予北京圖書館；第二次是在五〇年代中，由鄭振鐸、王冶秋兩先生經手，又贈三部海內孤本予該館，即宋版《周禮》、明抄本《水經注》和《鴨江行部志》；第三次是在1965年，又將數萬冊藏書全部捐贈南京圖書館。

（摘自《文苑佳話》，香港商務印書館）

放白鴿

□宋郁文

點解咁講

白鴿，也即是鴿鴿。實際就是家鴿。家鴿的顏色不一，但不管哪一種顏色，都叫白鴿。因為「白」字是由「鴿」字轉來的，並非表示鴿的顏色。

放白鴿，這是廣東歇後語。是指放出自己的妻子到外邊向人騙婚，騙得了人家財物後高飛遠走的。

大概是由於家鴿飛了出去，也懂得飛回來的意思。

家鴿會傳書，大眾都已懂得。軍隊裡通訊兵也會養傳遞消息的軍鴿。

鴿子傳書，有人認為是唐朝時候名相張九齡開始的。張九齡是曲江人。曲江屬於嶺南，嶺南

即廣東省。假如此說屬實，則這種風氣始自廣東。

是否由張九齡開始，未有確證，但張九齡少時確曾用過鴿子傳書。

據唐人劉餗《隋唐嘉話》說：「張九齡少年時，家養群鴿，每與親知書信往來，只以書繫鴿足上，依所致之處，飛往投之，九齡目之為飛奴。」

意思是：張九齡少年時候，家裡畜養了一群鴿子，每逢和親友有書信往來，只是把書信縛在鴿子的足上，便會依照所要通訊的地方飛去投遞，張九齡說這種鴿子是會飛行的奴僕。

那些放出妻子出去騙婚，然後逃離被騙婚者的家的，其情形和鴿子飛去又飛回一樣。

（摘自《俗語拾趣》，博益出版社）